



JUREN CONGSHU  
巨人丛书

JIN SHIZIJI

李建树 著

# 金十字架



少年儿童出版社

JIN SHIZIJI

# 金十字架

李建树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 十 字 架  
李建树 著  
杨宏富 插图  
庄俊豪 装帧

---

责任编辑 王 海 美术编辑 庄俊豪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杨林炳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印张6.625 插页4
邮政编码200052	字数124,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12月第1版
常熟文化印刷厂排版	1997年5月第2次印刷
上海新贵印刷厂印刷	印数 10,001--20,000

---

ISBN 7-5324-2507-5/1·1245(儿) 定价: 8.80元

## 内 容 提 要

一笔从天而降的教育基金使苏静摆脱了在姨娘家凄苦的生活，来到了著名的华侨学校——华德中学住读。然而好景不长，同寝室的李艳不慎遗失了一条金十字架项链，却一口咬定是乡下来的穷学生苏静所为。学校有关人员组成专案组，偏听偏信，对苏静百般逼供。不屈的苏静凭借着自小在逆境中养成的顽强意志，在年轻的班主任钟老师和好朋友洪根发、曹慧敏、史婷婷的支持下，终于等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 第 一 章

在去上海的硬席车厢里，一位衣着朴素但面容俏丽的女孩特别引人注目。她提着一只旧皮箱，手握车票，从车厢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终于找到自己的座号了，她站着，向同座的旅客略一颌首，于是那人就微笑着站起来，一边让座一边注视眼前的这位姑娘：眉眼清秀身材高挑，剪着童花头，穿一袭月白色短袖衬衣，领口镶着窄窄的手工花边。下边是一条上宽下窄的咸菜色萝卜裤，配一双白色平跟凉鞋。列车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启动，穿过碧绿的田野、河流，一路前行。女孩时而注视车窗外飞逝的风景，时而又回过神来翻看手中的英语课本，一路无语。

来到这座熙熙攘攘的都市，苏静感到是回了家——一切都是那么投缘。奇怪，当年自己被送到乡下姨娘家去寄养的时候，是几岁呢？儿时的城市生活印象，并没有半点记住呀，但这拖着两条长辫的无轨电车和层层叠叠扑面而来

的幢幢高楼，自己又怎么如此熟悉呢？在“华德站”下车，再往前走百来米，经过一座教堂之后，才是华德中学。华德中学以前叫华德学校，是早年由南洋华侨巨商沈华德先生出资创办的一所华侨子弟学校。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知道，沈华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华侨，他在海外经商，痛感海外华侨及其留在国内的亲属子女求学之难，因而萌发了创办这一所学校的愿望。他希望所有的华侨子弟都能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以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不忘根本。

苏静提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校门前，驻足观望了足足有三分钟，她被华德学校的气势征服了。那刻满浮雕的青石圆柱，那门楼拱顶上双龙戏珠的造型，岂是一般用水泥浇灌的几何式门楼所能匹敌！院内造型别致的塔松，绿绒毯似的大草坪以及修剪得线条分明的冬青树丛，更显示出一种气质上的不同凡响。光洁的水泥路面分别将你引向左右两侧的办公楼和教学楼，而迎门排列的则是一块块写着“欢迎新伙伴”的大黑板。她还没进大门，那些专门组织好了来迎新服务的高年级男生就骑着黄鱼车来到了面前，四五张嘴巴在同时向她询问：“哪个班的？”“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像是被巨大的温馨包围，苏静提着的箱子滑到地上，她呆立着，嘴好像在动，却说不出什么。好了，终于从艰难困苦中挣脱出来了，她想。美丽的校园，热情的同学，所有这些，就像一块巨石似的实实在在地摆在自己的面前了，预示着自己的前程将会是光明而远大。这么想着，便无端地感

动起来，几乎没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

“来，小姐，请上车。行李不多，索性把你一起拉走得了！”一位个子高高说话风趣的男孩夺过她手上的箱子，又弯腰伸手请她上车。

她不敢拒绝人家的好意，顺从地爬上车去，坐在车斗的扶栏上。坐在车上行进着看华德校园，又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一切都在旋转着，倒退着。坐在草地上看书的女孩，花裙子撒开来，像一簇簇盛开的鲜花。在操场上斯文地小跑着击打门球的老年教师，那风度，那涵养，真不能与母校那些一边种地一边操着一口方言讲课的民办教师同日而语了。

从后门穿出，车子终于驶进了处于学校后园的学生宿舍区。左边是男舍，右边是女舍，院子里则有一个优雅的荷花池。苏静不知道，这个院子才是早先的华德学校，所谓女舍，以前是学校的办公楼，因而楼内有棕色的柚木拼花地板，窗外则装着蓝白条相间的细帆布折叠式遮阳伞。所有这一切，都无不在向人们展示着这一所中学无与伦比的优越与高贵。

有一位老师从门房里迎出来。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容白皙的中年男子，着一件合体的宽条纹香港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这人的风度，苏静原先以为这便是学校的校长了，心里慌慌的，还没想好怎么招呼，他却已弯腰替她提起了箱子，说：

“是来报到的新生吧？来，请跟我来。”

后来才知道他姓张，叫张必成，是学校总务处的一个职员，专门负责学生的宿舍管理。

苏静在他的引导下，很快从张贴在墙上的一张图表里找到了自己的大名。她的名字被大大方方地写在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塑胶板上，而那块塑胶板又被妥帖地镶嵌在标号为“301”的一个方格里。

一个人在陌生地方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妥善地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总会感到很激动的，更何况是长期在一种极不公平境遇中生活过来的苏静了，那一刻，她心潮翻滚，都差一点要潸然泪下了。

### 301

曹慧敏

苏静

李艳

史婷婷

苏静伸出右手，轻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抚摸着，有一刻她甚至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这牌子上的“苏静”不会是城里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孩吧？

“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一直站在身后的张必成老师奇怪地发问。

“找到了找到了！”苏静几乎是含着泪花回答那位张老师的。



好奇怪呀，按照牌上公布的名单，“301”应该住四个人的，可苏静等了两天，却一个都未见来。明天就要开学了，难道她们都不住学校的宿舍？现在苏静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人将与自己同住一舍了。三年哪，刨去假期，她们将整整相处 900 天！

时间虽已接近 9 月，可南方炎夏的热风仍未见消退。苏静脚上随便地穿着一双海绵拖鞋，身上是一件黄色 T 恤和白底小蓝花睡裤，一眼看去，便完全是一副寄宿女生的模样了。

太阳已经被高楼挡住了，所以苏静就下楼来站在甬道上一边乘凉，一边等待着同舍女生的到来。

身后汽车喇叭响，苏静敏捷地往边上一跳，想让汽车从身边开过去，哪想到那辆小汽车竟在她身边停下来了。

是一辆宝蓝色的高级轿车。这种小汽车苏静只在电影上看到过。

谁知从车上下来的那位却是她的第一位室友呢！

那女孩胖墩墩的，言语举止却不失娇嗔。她提一提白裙，又弯腰冲车里的人说：“嗯——快下来帮我把行李搬上去吧！”

然后笑嘻嘻地向苏静招呼道：

“您好！早来啦？”

“是……你是 301 的吗？”

“对啊对啊，我叫曹慧敏。”

“我叫苏静。”



“哇，苏静，你好清秀好清秀，好漂亮好漂亮。一定是从师大附中来的吧？”

苏静一时语塞。对热情的曹慧敏提出的这个问题，她还真没有想过该如何回答呢。

晚饭是在宿舍里吃的。四个人约好了，大家各自把饭菜从食堂里打来，团团围坐在一张方桌上。苏静对面坐的是李艳，一个剪“清水挂面”式长发的时髦女孩，戴一条水波链，坠着纯金十字架挂件。她的嘴角微翘，眼睛很大，亮晶晶的，还有一个光洁而高傲的前额。此刻，她一边扒着饭粒一边挑剔地说：

“这饭里有砂子。”

曹慧敏宽容地笑笑，说：

“乱讲。我怎么吃不出来？”

李艳斜了她一眼，过一会儿又说：“呸呸，这饭里有砂子。”

苏静和坐在她右手边的史婷婷面面相觑，她们都觉得奇怪：怎么，难道所有的砂子都跑到她那一碗饭里去了？

曹慧敏亲热地把菜布到苏静的碗里，说：“这是我家阿姨特意为我烧好叫我带到学校来吃的红焖明虾，你尝尝。能过得惯城市生活吗？”

面对通体红亮的大虾，苏静下意识地把自己往后退了退。一定是那辆宝蓝色的高级轿车使她萌生起戒心，以为曹慧敏特意给她一个人布菜是因为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

这使她很伤心。

唉，说起苏静的身世，真是岂能用一个“苦”字可以概括？她母亲在生下她不到半年后就去世了，一岁那年，她父亲苏寅年狠狠心就将她送到了乡下姨娘家寄养，而自己则远走高飞去香港寻“发达”。

可怜小苏静从此跌入“火坑”——她姨娘是生就的一张刀子嘴，据说姨爹就是因为不堪她的辱骂才驾着手扶拖拉机坠崖身亡的。变成寡妇之后的姨娘变得更加刻薄了，她那张刀条脸总像后山上的石头一样冷冰冰地板着，丝丝地发出寒气。不知怎么回事，小苏静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会吓得双腿索索发抖；只要在高高瘦瘦的姨娘正面注视下呆上两分钟，双腿间便会湿漉漉的，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时候尿湿的。

再就是姨娘的那一对宝贝儿子大龙大虎了。他俩不爱读书，却专会转动着牛似的一对大眼珠打坏主意捉弄苏静。上山砍柴，打猪草兔草，三人的活实际就她一人干，回家却又说她怎么偷懒怎么笨——只要她敢辩白一句，他们就会立即让她站到天井的墙角里去，让他俩用她的饭碗或文具盒“砸乌龟”……

苏寅年在香港发了财，又很快娶了“太太”，然而那个太太非常厉害，根本不认苏静这笔帐。苏寅年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偷偷地以捐赠的形式让内地的政府安排苏静进华侨子弟中学念高中。当市府侨办的干部魏东阳终于在乡下找到苏静的时候，她姨娘没有表现出半点高兴，反而大骂了一通

苏寅年，说他是一条没有良心的白眼狼，并且当着魏东阳的面预言：“哼，不出半年，不，三个月，你就得滚回来！城里的中学是你上的吗？我不相信我们大龙大虎就怎么不如你，你看着好了，你也就是乡下土八路的命！”

“你以为人家也爱吃你家阿姨烧的菜吗？真是自作多情。”受到冷落的李艳站了起来，叮叮哐哐地收拾起饭盆碗勺。不锈钢饭勺扔进搪瓷饭盆里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

不，不要说  
让我们保持沉默  
我多么珍惜  
这天真的羞涩

史婷婷随口吟出汪国真的小诗也站了起来，挂在眼镜腿上的两条细细的银链一波一波地晃动着，闪着银色的光。

苏静朝曹慧敏抱歉地笑笑，将双拳支在下颌上默默地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切，有多么好呀！

## 第二章

开学头一个月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

中学毕竟是中学，即使在全市人民心目中显得有几分神秘的华德，围绕着老师和学生的，也仍然是生存竞争——普高班要争着升大学、中专，职高班要争着谋求一个好的出路，合资企业啊，国营铁饭碗啊，顶不济的，也指望着毕业时能找到一份“县级大集体”的工作。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统统归结在一张小小的“成绩报告单”上，这就不能不令班上的同学一个个都如热锅上的蚂蚁，将一只硕大笨重的书包努力地从宿舍搬到教室又从教室搬回宿舍。拼命地读啊考啊，真正是头悬梁锥刺股，早晨脸不洗牙不刷先背它一阵英语，晚上则主要用于对付老师的题海战术。华德的老师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似乎都与市教研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手中便掌握着丰富的复习题、模拟试题以及与各省、市的协作交流题等等，无穷无尽，变化多端。

当然，除了读书，在这不平凡的头一个月中，还发生了

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人与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逐渐加深认识的。

301室的秩序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这就有可能让我们来细细描摹一下这些骄傲的公主们的日常生活了。

苏静的床原先靠近窗口一边，她坐在床上看书时，背可靠墙，窗口明亮的光线更是得天独厚。这当然要比在乡下时住阴暗潮湿的后厢房好多了，苏静到老时也可能难忘在这张可爱的小床上或躺或卧看书读小说的滋味。

对此，李艳早有异议，对谁来得早就可以抢一个好位置的做法公开表示过不满，又似乎苏静所占的这个床位应该姓李而不是姓苏。什么理由呢？理由是不必有的，她这人反正就是这样，刁钻刻薄惯了，到了华德，世界也似乎应以她为中心。风声传到苏静耳朵里，开始她也有点气愤，觉得这明摆着是城里人在排挤她这个乡下人。而且往往一想到这里，她的胸口就会隐隐发痛，这是一种从肋膜深处传达出来的痛感，很难过的。但随后也就释然了，并主动提出与李艳交换床位。她这人就是这样，小时候吃过太多的苦，大痛都痛过了，一丁点儿小痛就算不了什么。小时候，每当受到姨娘和大龙大虎的折磨，她就会想：唉，这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是这样？！现在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她就努力要为大家——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好的环境。她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理解、和睦相处，因此，不论是在301室，还是在她所在的高一（1）班，只要有她在，同学与同学之间，就一定不会发生争吵。发书本的时候，如果组里有哪一位同学因新

书受污损而在撇嘴生气，她就会用自己的新书去跟人家交换，让人家高兴。食堂排队打菜的时候，如果有人因“加塞”而发生冲突，她就宁肯让出自己的位置，而不让他们大打出手。

换床的提议多少使李艳感到有点意外，不过也没使她怎么感动，事后据说李艳曾提议让苏静当301的室长，不过遭到史婷婷的激烈反对，史婷婷是这么说的：

“干什么干什么，你还准备让苏静给你打洗脚水吗？”

现在苏静搬到了“楼上”。她的“楼下”是曹慧敏。对于集体生活，感到最困难的可能就要数这位“曹小姐”了，因为她胖，也因为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曹慧敏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她的行事，常常与她的年龄不符。比如课间休息的时候，你常能看见她的周围围满了男同学，因为她会给人家“算命”。她的精美的日记本上抄了很多很多这类小玩艺儿，比如看手相啦看面相啦扑克算命啦生日与性格的关系啦以及人体节律血型与气质等等。这一天算是“排比法”。她叫一位男生在纸上随意地画下许多道道，然后她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排队，排出这位同学的命数是6组余16条，然后她翻开她的日记本，指着编号为“61”的条文跟人家男同学讲解。她有点慢性鼻炎，因而她说话总是带一点轻微的鼻音：“张建国，你吧，寿命还可以，大约能活到80岁，事业呢，马马虎虎，财运是没有的，总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爱情上倒是蛮可以的，先后会有三位姑娘追求你，你与



其中的一位结婚，然后一胎生三个，你有三个儿子的……”轰的一下，围观的同学大笑起来，张建国更是一蹦三尺高，指着曹慧敏的鼻尖大叫：“瞎讲瞎讲！”

当然，这是在教室里的曹慧敏；回到宿舍，可就不行啦，跟这样的人交朋友，非得累死不可。因为任何一件事，你不催她十遍八遍，就休想做成功。每天早晨出操，苏静下来后将她喊醒了再去上厕所洗脸，待一切做完回来，她还睡得死去活来。苏静抽出她的枕头，举起来嘭嘭嘭地敲她的屁股，她才歪头歪脑哈欠连天地爬起来，还问：“打过铃了吗？”苏静说：“拜拜你，快一点穿衣服好不好？”她这才磨磨蹭蹭地起来，先弓着腰背坐床上穿一只袜子，穿完一只袜子后就想起来该梳梳头，头发还没梳整齐就找不到另一只袜子了，把苏静急的，真的差一点没给她下跪。

大约是开学半个月后的一次课外活动时间吧，苏静又在为她的慢动作生气，她却笑嘻嘻地把半个身子贴在苏静的肩膀上，嚷着鼻子说：“唔——又怎么啦？喏，这是我送给你的，你可得收好了，噢？别，别，现在别打开！等宿舍里只剩你一个人时才许打开看，明白了吗？这是只属于咱俩的秘密，记住了吗？唉呀呀唉呀呀我的小静呀……”

瞧，这就是曹慧敏！真弄得苏静有点哭不得笑不得呢

My Dear, 我的静，

你好！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长这么大，我都还没有